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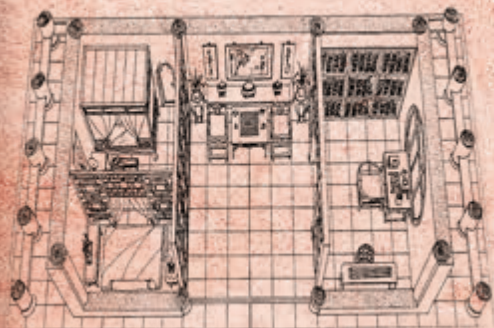
器物紅樓 別有風流

——簡評《移步紅樓》

胡一峰



▲二〇一七年，香港中和出版獲授權在港澳台地區出版發行本書繁體字版，更名為《移步紅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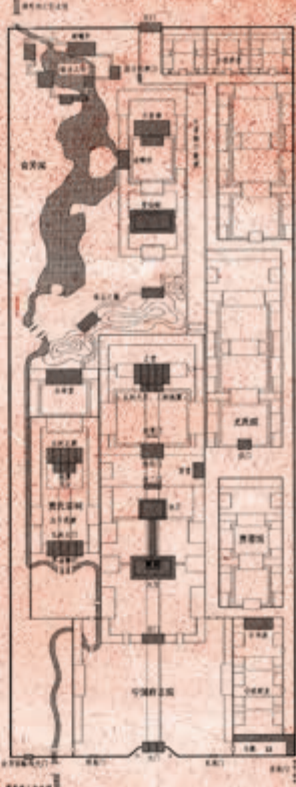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黛玉室內陳設示意图 書中圖片



▲瀟湘館西廳的暖閣

書中圖片



▲寧國府建大觀園前總體布局平面图 書中圖片



▲劉黎瓊、黃雲皓著《移步紅樓》（第二版），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一八年

據說，有人曾把《紅樓夢》翻譯成「紅色房子裏的夢」，這真是暴殄天物，但是，《紅樓夢》裏的房子確實別具一格。在「紅學」興盛的今天，這部經典之作的角角落落已被人研究了個遍，亭台樓閣自然也不例外。但是，為《紅樓夢》裏的房子專闢一題，考訂詳盡、圖紙復原，寫成專著的似還未見，所幸有劉黎瓊與黃雲皓所著《移步紅樓》，這本讓人欣喜的書。

如書中所言，紅樓之中，處處是豐腴飽滿的物質細節，而「所有細節中，對建築和園林的耽溺和沉湎，是其中尤其豐贍、唯美、意味深長的，它遠不只是現實的摹寫和複製，也不只是演繹故事的背景和舞台，而已然成為《紅樓夢》裏的重要角色，供十二釵駐足凝神，呼吸生長，也與她們一同歌哭悲歡。它的榮枯華衰，處處見證着繁華落盡的過場，參證着「物是人非事事休」的道理，遠比服飾和美食更有承載力，更浩瀚，更委屈，也更深邃。無限的「意」，如白蓮花，盛開在紅樓建築和園林煙波一般的「境」中。」

其實，這本書中所寫，又不僅是建築和園林，還包括房子裏的擺設、陳列。因而，在我看來，這是一部「器物紅樓」之書。在書中，作者沒有把筆墨潑灑在活色生香的紅樓人物身上，而是別開蹊徑地凝視那些不聲不響之物，探究建築語言的「造境」之能，品析紅樓器物的獨到之美。

按圖索驥讀紅樓

《紅樓夢》是一部小說，即便持「自傳說」者抑或死硬的「索隱派」，也無法將其完全坐實於某地。所有故事的發生地只能是曹公腦中。因此，紅樓中的建築也罷，器物也好，都是存在於紅樓人物的眼中的。這些亭台樓閣、物件擺設的樣貌，在人物眼中、口中才漸漸清晰起來。本書作者顯然深諳此節，故而選擇以林黛玉視角下的賈府作為全書的開篇，漸次展開描述。

說到底，《紅樓夢》中最重要、最精彩的建築無非三處，即寧國府、榮國府和大觀園。林黛玉進賈府是小心翼翼的。而林黛玉又是小家碧玉出身，這就決定了賈府在她眼中是陌生而新奇的。陌生代表着疏離，而新奇意味着探究。可想而知，在此種心情下看賈府一定是仔細而冷靜的。作者循着林黛玉的腳步和目光，描繪了寧、榮二府的大體格局。兩府都遵循「前堂後寢」的規制，寧國府相對簡略，榮國府則繁複得多了。

寧、榮二府的後半部分，後來合併改造成了大觀園。書中對於大觀園的復原，借用了賈寶玉和劉姥姥的視角。第一次是賈政在寶玉和衆清客陪同下從大觀園正門進入，經過翠嶂、沁芳亭、瀟湘館、稻香村、蘅蕪苑、顧恩思義殿、沁芳閣、怡紅院等園中主要建築群，由於當時大觀園尚未完全啟用，缺乏「人氣」，所以這一次主要是展現自然景觀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因為曹雪芹在此設定了一場賈政「試才題對額」，也就是對寶玉的「現場考試」，寶玉既然受命給這些處所寫對子、起名字，自然要描摹其外部樣貌，還要分析其內蘊的人文意味。第二次則到了四十二回，劉姥姥二進榮國府，賈母親自帶着「老閨密」遊園，一行人在瀟湘館小憩，在秋爽齋進餐，坐船觀景，去蘅蕪苑，至綴錦閣、藕香榭，又到櫳翠庵品茶，最後劉姥姥還誤入怡紅院。此時，園中已經住進了寶玉和他的姐妹們，活潑的生活景象也就躍然紙上了。

俗話說，一圖勝過百言。文字可以描繪賈府的富麗堂皇，也可以刻畫大觀園的流光溢彩，但總無法給人直觀的真實。《移步紅樓》一書的妙處就在於根據《紅樓夢》的文字，以地圖或圖紙的方式復原了寧國府、榮國府和大觀園。書的作者之一黃雲皓是國家一級註冊建築師。書中的《寧國府建大觀園前總體布局示意图和平面圖》、《榮國府建大觀園前布局示意图和平面圖》、《賈府建大觀園後平面圖》清晰地展現出了賈府的宏觀布局和建築設計理路。

書裏有價值的圖還不止於此。在書的「附錄：圖解紅樓」中，收錄了作者繪製的八張路線圖，分別是對應第三回內容的《林黛玉拋父進京路線圖》、第七回的《送宮花賈璉戲熙鳳路線圖》、第十八回的《榮國府歸省慶元宵路線圖》、第五十三回的《寧國府除夕祭宗祠路線圖》、第十七回的《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路線圖》、第四十回的《史太君兩宴大觀園路線圖》、第四十九回的《琉璃世界白雪紅梅路線圖》，以及第七十四回的《惑奸饒抄檢大觀園路線圖》。讀過紅樓的人都知道，這些「路線」，正是煌煌紅樓的敘事線索。而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出這些圖的名稱，目的是想表達一種感受：當我捧讀此書，看到這些平面圖以及路線圖時，多年來讀紅樓積累的印象突然被以另一種方式激活了，原先那些在腦中飄忽不定的人物、錯綜交織的故事，也忽然有了自己的位置，都悄悄地安放下來，變得井井有條。古人說，左圖右史。我想，再讀紅樓時，手邊放上這些圖，一定會有新的體悟。

斯人也，而有斯居也

《移步紅樓》中還介紹了幾所典型的房子，以及它們的主人賈母、鳳姐、秦可卿、林黛玉、探春、迎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寶釵、元春、妙玉、寶玉、湘雲。而且，作者力圖把房子主人的性格和命運，與房子的建築特色勾連起來，形成了一種互文性。譬如，賈母這位威嚴而睿智的老人，居住的就是一所「典型的北京四合院」，「有格局，講氣派，重傳統，庭院方闊舒展，尺度合宜，規制嚴整，一應俱全」，自成一個小天地，將外界的喧囂隔離在外。鳳姐的院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，堂屋掛的是猩紅的氍毹，屋子裏熏着香，滿屋子金光閃閃。

黛玉住的瀟湘館，「隱在一片沒遮攔的綠色裏，而且毫無爭議地，成為這好大一塊綠的核心。」作者發現，這座瀟湘館「安謐、孤迥，任誰也侵犯不得」，「大觀園中，瀟湘館就以這樣遺世而獨立的姿態最先出現」。這座小姐的繡房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像繡房，而如一座上等的書房。其實，這也是黛玉的精神氣質不同於一般女子之處。如作者所言，「黛玉更多的精神，都用在讀書寫詩上了，這是她保持精神獨立、高潔的重要緣由。閱讀和寫詩，使她從內心裏剖析和看清自己，從而堅守自己。」瀟湘館的色調是冷的，一如黛玉。因此，作者認為，瀟湘館是林黛玉的另一個「物質性存在」，黛玉無限豐富的內心都可於瀟湘館中尋找到線索，瀟湘館也使黛玉的品格和情操得以具像化。

與之相對照的是蘅蕪苑。步入大門，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，四面群繞各式石塊，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」。作者認為，這正是喻示房子主人薛寶釵的性格：藏愚、守拙。從建築的角度來看，蘅蕪苑的規格是很高的，而且遍栽奇花異草，處處流露出「貴族氣派」。更需要注意的是內部陳設，雪洞一般，十分樸素，大片的白牆，襯得房中分外空曠，寶釵討厭「玩物喪志」，是個傢俱陳設方面的極簡主義者，不允許讓奢靡的東西擾亂心神。

當然還有全部故事的重頭戲怡紅院。「一入院門，兩邊是遊廊婉轉相接。院中點綴幾塊山石，一邊種着數本芭蕉，闊大葉脈，鮮綠肥厚，有玉的光澤；再遠幾棵松樹，兩隻仙鶴在樹下閒在剔翎，令人有出塵之想。另一邊則是西府海棠，其勢若傘，絲垂翠綠，葩吐丹砂，喚作『女兒棠』」。居室之內的裝飾，則是一種「大汗淋漓，呼呼直喘」的富貴，閃得人頭昏眼花。而且，怡紅院又是花最多的所在。月洞門外是碧桃花林，籬笆下是玫瑰花叢，院子裏有芭蕉和海棠，還有各式各樣的盆栽之花。而且，在後院的水池裏，還養着綠頭鴨

、鴛鴦等寵物。這實在是個溫柔鄉，如它的暖男主人一樣。

以目為步再賞經典

《移步紅樓》作者的目光沒有停留在室外，除了對房屋的宏觀描繪外，還深入建築肌理和居室之內。周汝昌說：「大觀園的主脈與『靈魂』是一條婉若游龍的『沁芳溪』。亭、橋、泉、閣，皆以此二字為名，可為明證。一切景觀，依溪為境」，「大觀園的一切池、台、館、泉、石、林、塘，皆以沁芳溪為大脈絡而盤旋布置」。書中對大觀園的水系作了一番探源導流的工作，推斷出水源頭是從會芳園北牆角引來的一股活水，這股水被引到大觀園東北角的沁芳閣橋處，通過開口提升水位，再從東北向西流，經過正殿、蘅蕪苑附近的蘿崗石洞，折向稻香村，從這裏分出一股水流，這股支流流到西南方向，主脈則繼續向南流，經紫菱洲、蓼溼，穿過沁芳橋東與支流會合。支流則向東南流經蘆雪庵、藕香榭、秋爽齋，注為蓍葉、柳葉兩渚，南流穿山石經怡紅院外與主脈合流，從園東南出園。這樣一幅大觀園水系總圖，讓我們對這座縈繞中國文人心頭數百年的園子有了新的理解。

書的另一看點則是關於「門」的敘述。「《紅樓夢》裏有重重的門，院落屋宇的正門、前門、後門、旁門、側門，每一道門都通向一個隱秘幽微的所在，打開一道門，就會揭開一段委曲的故事和心事。」這話非知紅樓者不能道也。門，在紅樓中是一種別具意味的存在。寶玉的「秋容淺淡映重門」，黛玉的「半捲湘簾半掩門」，寶釵的「珍重芳姿盡掩門」，各個不同，喻示着不同的人生故事。如書中所言：「門是欲望的，開門是征服，是要揭開未知；關門是受挫，是退縮和躲避，門裏夾着個黯然銷魂的背影。」與門相關的，還有「簾」，紅樓裏有湘簾、珠簾、繡簾、軟簾、猩猩氈簾、黑漆竹簾等等，在打簾子、摔簾子、掀簾子、甩簾子、捲簾子、放簾子、掛簾子之中，宴賓客、起高樓，樓塌了，多少故事，作了煙雲，留給後人唏噓不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《移步紅樓》不僅是在書中款步而行，而是啟發讀者以目為步，移轉閱讀視角再賞紅樓。

作為一部有趣又嚴謹的書，《移步紅樓》給人以許多新的知識和感受。但多少還有些遺憾，首先是器物的歷史考證內容不多，譬如書中講到，榮禧堂的擺設，為《紅樓夢》作者生活在清代前期提供了力證，但語焉不詳，其實從這裏入手，可以為建築學的紅樓研究介入傳統紅學提供了很好的接口。另外，書中對建築和器物形制的探究少了些。比如，那句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的名言，膾炙人口。石獅子雖然常見，但模樣、規制各有不同。每讀紅樓，就很想知道這堆二乾淨的石獅子到底長什麼樣。再如，大觀園既然是個女兒園，便少不了胭脂花粉，諸釵縱然天生麗質，但也用不少化妝品，而清代的化妝品產業已頗可觀，那麼，小姐們梳妝台上擺的都是誰家的產品，「色號」若何？也是極有意思的課題。作為讀者，此類訴求或許有苛求之嫌。不過，器物之學浩瀚無邊，器物之美，令人遐想無窮。《移步紅樓》一書固未窮盡也不可能窮盡，但確實給我們提供了讀紅的另一種視角，也讓我們看到了別樣的風流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
瀏覽更多讀書資訊